

本报互动平台



1 拨打24新闻热线: 96706 6982110

2 搜索网址: http://taian.qw.com.cn/



3 @齐鲁晚报·今日泰山 http://t.qq.com/jinritashan

欢迎通过以上方式联系我们

反传销志愿者蒋德胜泰安“开课”—— 扮传销行家 三天说动三人



蒋德胜常以这种姿势,劝说误入传销者。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本报泰安10月22日讯(记者 张伟) 19日傍晚,民间反传销志愿者蒋德胜来到泰安,3天内,先后救助3名深陷传销组织的市民,其家人连声说谢。在此期间,记者见证他规劝传销者的历程。

李先生是蒋德胜到泰安后救助的第一个人。在聊天过程中,李先生称,他所从事的是国家项目,只知道自己这一级别的事,其他级别的事他不清楚。

蒋德胜告诉他,坐公交车都能拿到收据,李先生交了钱,为什么没有收据?“既然是国家项目,那应该公开透明,为何见不得人?况且,钱为什么都打到个人账户?”当被询问交钱是否有收据

时,一向坚信自己考察的是国家项目的李先生无言以对。

蒋德胜询问,主任、经理、老总级别的人如何拿钱时,李先生称“一级知道一级的事情”。蒋德胜解释,“一级知道一级的事情”,这句话是传销组织用来替自己开脱的说法。不同级别之间要保密,是因为组织有见不得光的东西,每一级都有自己的秘密,不想让他人发现。“如果对外宣称赚了1万,实际赚了3万,那还会保密吗?”听到这,李先生开始陷入沉思。

在救助贾女士的过程中,蒋德胜迎合对方困境,扮演了一名出局者的身份。“人行不仅要凑满份额,还要不

断拉新人进去。否则筹不到钱,更没法发展下线。”贾女士一直憧憬着“1040万元”的终极目标,听到蒋德胜的分析,开始犯难。“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到外面考察项目,都不相信我说的话,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蒋德胜告诉她,所谓“1040万元”,就是初次进入传销组织者,先交纳69800元,两年后得到1040万元。在刚进入传销组织时,第一个月会得到返还的部分现金,并且成功拉到3名人伙人时,也会得到一些提成。但依据五级三进制这一规定,越到后期,得到的返还金额越少,当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时,想要抽身而退都很难。到那时,自己把亲戚朋友

都拉下水,已经无路可退。

在不断剖析中,贾女士来不及辩驳,就已经陷入沉思。并开始认同蒋德胜的分析。当再次谈起“资本运作”时,贾女士也不像刚开始那般情绪激动。

随后,蒋德胜谈到了传销组织实施的“军事化管理”。规定每个人的作息时间表,安排好每天的活动内容,让人感觉生活很充实。贾女士逐渐明白,“难道是不让有多余的时间想其他的事情?”听后,蒋德胜笑了起来,并告诉贾女士,这背后隐藏了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3天时间内,针对不同的3名传销人员,蒋德胜使用不同的方法,最终成功救助3人,其家人对此连声道谢。

传奇

卧底传销学技能 七年“策反”千余人

蒋德胜,今年45岁,是一个反传销志愿者,也是中国反传销爱心互助网的发起人。从2007年8月开始,他开始接触反传销,并先后多次卧底传销组织找漏洞。他的足迹遍布全国,为帮助求助者,曾两个多月没回家。七年时间,蒋德胜先后救助千余人。

本报记者 张伟

卧底“鼠窝”找漏洞 成反传销斗士

蒋德胜出生于山东德州,今年45岁。2006年,他的一个朋友进入传销组织,两年后血本无归。“朋友进入传销组织之后,我曾打电话劝过他,但他根本不听。”蒋德胜说,朋友脱离传销组织后,性格大变,整个人变得消极。“这些对我触动很深,也是出于好奇,我就开始接触传销组织,打算兼职帮一下人,做些好事,但不曾想最后把反传销当成了一种工作去做。”

为了解更多传销组织的内幕,他开始学习保险及直销的一些课程,并接触一些脱离了传销组织的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获取有关传销组织的信息。“虽然我尽力去学,但接到一些求助后,有些细节问题因为没有体验过,还是说不准,没法解释。”

考虑多次后,蒋德胜开始卧底传销组织,在学习相关理论的同时,寻找传销组织的漏洞。“在卧底传销组织内部期间,我与他们的下层,中层以及中上层,都有过频繁接触,对于传销组织的课程理论和管理方式,开始慢慢熟悉。”蒋德胜说,他曾在南宁、合肥、广西、云南等地卧底学习过。“在卧底期间,也曾引起对方怀疑,一般都是感觉情况不对就开溜。”

自2009年起,蒋德胜开始忙碌起来,越来越多的求助信息使他没有精力打理自己的生意,反传销逐渐成了他的全职。

上万条求助信息 “逼”得他全国跑

2013年6月,接到大学生小冯(化名)的求助后,他多次与



蒋德胜卧底传销窝,学习传销理论。 蒋德胜提供

小冯联系,剖析传销中的漏洞,将他从传销的歪理邪说中救了出来。“小冯告诉我,里面还有好几个他的同学,让我帮帮他,把他的同学一起救出来。”

得知这一情况后,他又找来其他的反传销志愿者,与他一起开始救人。蒋德胜说,有些孩子很聪明,一旦有人把传销理论的漏洞给他们指出来,就会立即与传销组织划清界限。“4名学生被解救出来后,身上没有钱,也没地方可去,我就把他们接回家,在我家住了3天,直到他们父母将孩子接走。”

在蒋德胜的邮箱和手机里,存有上万条求助信息,他的电话和短信不断,因为时常盯着手机发信息,他的视力愈发下降,现在得借助老花镜阅读。虽然大多数人都未曾谋面,但只要接到求助,都会尽量亲力亲为,以至在家的时间也寥寥无几。“这些年除了西藏没去过,其他城市我都去过,最长的一个两个多月没回家,全国各地到处跑。”

七年直接救助千余人 期待更多志愿者

从2007年接触反传销到现在,整整有七年。他也曾几次动摇,打算放弃,但最终因对传销案例接触太多,出于对大多数传销受害者及家庭的同情,加上每天全国各地的求助,又让他苦苦坚持。

当被问及这些年帮助过多少人时,蒋德胜坦言他没有计算过,“有的是应家人要求面对面救助,有的是通过电话、邮箱或QQ视频提供救助,

根本没时间和精力去顾及这些。”蒋德胜说,细算起来,他直接帮助的至少有千余人。

2011年底,蒋德胜在天津建立了“中国反传销爱心互助网”,该网站是专门对传销受害者从心理方面进行疏导的公益组织,有专业工作人员40多人,志愿者200多个,并设有6个QQ群,方便传销受害者家人反映相关情况。蒋德胜说,他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向社会传递更多的正能量,凝聚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反传销行业。

谈到这些年的坚持和付出,蒋德胜说,这都不算什么,他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他的家人。由于这些年东奔西跑,蒋德胜很少过问家里和孩子的情况,都是妻子薛兰一手打理,有时候出门没有路费,还得找妻子要。“自从他开始反传销,家里大小事情就都留给我,我也多次劝他回家做点生意,但他不听。”薛兰说,因为这个事,她也曾不理解,甚至抱怨过。

“后来,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家会接到很多陌生人问候的电话,收到很多祝福的短信,有时候家里还会收到苹果、茶叶等特产,看到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言语,我觉得这辈子能像他这样,也挺知足的。”薛兰说,慢慢的,她对丈夫从事的职业逐渐认同,并开始支持他。“只要他能帮助更多人,我和孩子吃点苦都不算什么。”

蒋德胜说,民间反传销力量不可替代,几年下来,他已经感到身心疲惫,眼花脱发失眠。“在我退出之前,能注册一个真正的非盈利社团组织,是我最大的心愿。”

对话

很多人误入传销 不该讽刺请多帮助

蒋德胜告诉记者,这些年在救助传销人员的过程中,传销组织的各种操作方式和策略都有所改变,而新的志愿者人数却并没见显著增长,他已经感到疲惫,并考虑到退出。“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建立一个正式登记注册的反传销社团组织,给志愿者们提供一个反传销的平台。”蒋德胜说,反传销任重道远,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

1

记者:当下反传销工作的困境都有哪些?

蒋德胜:现在的反传销模式一般是传销受害人的亲戚朋友打来求助电话,在了解一些基本情况后,由志愿者赶到传销人家或者传销受害人盘踞的地方进行劝说。

这种模式存在一些弊端,首先效率比较低。中国这么大,光靠一些志愿者去宣传反传销,从事反传销,影响面太窄,而且志愿者全国范围地跑很浪费精力财力;

二是积极性不足。民间反传

组织还不是正式登记注册的社团组织,因此反传销志愿者身份不明,如何取得更多的认可、信任、尊重,以及拥有荣誉感、归属感,都是问题。因此反传销志愿者队伍一直不能壮大起来,无法对抗全国庞大的传销体系和传销人员。

三是运转资金受限。民间反传作为公益性工作,不可能进行商业化操作,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反传销组织也不可能发展壮大。目前志愿者进行反传销活动所消耗的车旅费和食宿费用基本都是受害者亲友提供和赞助,遇到经济有困难的受害者,经常要志愿者自己想办法拿钱补贴。

2

记者:大众对传销的认知有哪些误区?

蒋德胜:大家对传销的认知还停留在以前,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所以尽管有媒体曝光传销组织,但一些人总不主动关注和防范,根本不了解传销。

其实,传销组织会根据个人素质、学识、认知能力的不同,找不同类型的人灌输传销理念。我觉得大部分人,只要给传销人员足够时间,用合适的人选及恰当的方式,都会被骗进传销组织。

人们常用“贪欲降低智商,无知导致疯狂”这样的话讽刺做传销的人,那么,传销组织中那些海归教授、高级退休干部也算无知之人吗?所以说,这句话是片面的,传销里无知和利欲熏心的只是少部分人。

传销组织中,除少部分人利欲熏心、心存暴富心理,明知故犯外,大部分传销者是被加入,是一些有事业心和积极上进的人,对人不设防,被传销组织洗脑后激起对金钱的欲望。我们在帮助这些人的同时,要改变人们对传销者的偏见,才会有更多的志愿者站出来。

3

记者:脱离传销组织后,应该如何继续帮助?

蒋德胜:传销后遗症按表现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表现为自闭。脱离传销窝点后,没有了传销窝点里宣传的快速致富和群体性亢奋的大环境,心理上会有强大落差,加之一些负面情绪影响,容易占据传销者的思想,如果能有较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很可能走向自闭。这种症状,需要亲朋好友的关心和爱护,最好不要让他们自己一个人去乱想,带他们出去游玩、看电影,或者找一个忙碌的工作,都是一些比较好的办法。

切忌不要冷落,更不要责骂他们,要有包容的心态。

第二种表现为猜疑。由于传销极具欺骗性,参与者已经失去部分对社会的判断能力。从传销窝回归正常生活后,参与者往往会对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缺乏自信,由此会对身边的人和事持有戒备防范心理。这种现象,需要找专业心理咨询师并矫正。

在与参与人员的交往过程中,要避免提及传销的往事,要用包容和温情感化他们。用鼓励性话语激励他们,走出困境。传销回归者的“传销后遗症”现象,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否则会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